



07226

鄭先生文集卷之十

華山齋鄭山
會孫 炫編梓

序

殊恩復老序

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十二日

聖天子以 郊廟禮成上徽號于 兩宮遂覃

霈澤下逮臣工凡六官三品以上致仕大臣年

八十以上者有司備禮問勞仍量給人夫月米

山齋集

卷一

於是吾鄉翠庭先生林公以右副都御史致仕

年且八十有三適應 詔旨巡按御史中溪李

君仁夫知府事雲泉吳君近光輩祗承 殊典

議月給食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且厚致銀幣

諏日具儀問勞于其家闔郡聚觀以為榮余因

是竊考 累朝詔赦凡官一品二品致仕者始

得恩數及存問之禮三品未有也有之寔自今

始可謂異常之 典矣然秩未登三品年未滿

八十若非京官致仕咸不得預吾閩惟公一人

試求之海內亦鮮其人可謂異常之遇矣公少負雋聲年四十七始登進士數歷中外臺省在望以年及具疏辭迺進秩致仕繼以南京大理卿起又辭不然以公清才碩學理宜早達貞操雅望理宜柄任夫惟靳於其始也迺盡酬之於桑榆之境夫惟勇於其退也迺卒遺之爲山林之榮冥冥之中若有劑量豐約而爲之乘除者而毫髮弗爽如是吾於是重有感於天人之際焉董仲舒有言爲善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公敦脩於己無責報於天而天永其壽且錫之祿祿出於君亦天也果何負於人而亦豈適然之故哉顧茲盛美庸可無紀述以垂諸後於是辱與公爲逸老會者數人圖其事侈以詩歌以余粗習卜氏之學固宜先經以首事也辭不可迺僭爲之敘云

贈宗彥于戍守徽州序

莆文獻開先自吾鄭氏梁陳間吾祖露公者始以其學倡于鄉人浸浸日盛歷唐而宋遂爲海

濱鄒魯矣于時鄭之人才最盛載諸郡乘班班可考也迨入國朝寢若弗競永樂間有叅議公雲成化間有儀制公瑗雖宦學有聞而官未甚顯近十餘年來稍稍復振居法從則栗齋世潤列郎署則雙石于成及成昭儀制之子曰進九萬讀中祕書而余亦濫厠九列相聚京邸若一家然吁亦盛矣然數賢者皆妙年英質卓自樹立居法從則持風裁列郎署則脩官常讀書中祕務博觀約取以求詣極獨余蹇拙實負且乘每接諸賢未嘗不退而發愧也先是雙石以權奸擅柄引疾歸

今上御極乃起而待次銓曹適徽州缺守郡大以劇難其人卒以授雙石蓋異擢云雙石少孤且貧能奮自力學取科第始服官政若素習然沉毅粹永介然自守不眩能矜名識者皆稱爲遠器亦何有於一郡哉吾聞徽地陋人稠善勾股尚氣而喜爭其所由來者漸矣善爲治者必因其俗而默運幹旋之機鎮浮以雅鎮躁以靜

離交構告許之習而納之於太和則其政可幾而理也。徽前政稱福山孫公究其所以治徽者未聞有卓異可紀之蹟而民卒思之不置要必有其道焉。時移勢變不能皆同師其意而不滯其迹道固在是矣。揚休聲而邁往烈追孝于前聞人使吾鄭氏稱爲益盛者非余之望亦栗齋諸賢之望也。而里閭交遊之舊亦孰無是望哉。雙石其茂加飭勵以終副鄉族之望且以副海內之士之望也。

山齋集

卷十

四

送姚君思永進秩致仕序

予記始釋褐偕同年高君一龍晉拜司寇彭惠安公公命坐語鄉故且謂一龍曰。莆亦仕國也。入國朝父子登第者僅四家然未有及相見者。今自君家始。蓋是時一龍尊府州守公尚無恙。故公云。爾近十數年來。莆之文運日以盛。每科登俊。視前且倍。或又過之。而父子相繼者無慮十數家。往往得相見者。噫亦極盛矣。然其間仕止參商。尚未有同時登朝者。有之又自今姚

氏始蓋思永君以正德戊辰進士歷尹德化入
爲太僕寺丞其子文炤復登嘉靖癸未進士授
刑部主事晨興趨朝則遙羽鶴班退食自公
則從容燕語其在京邸如在家然鄉人方羨慕
以爲榮而君父子澹樸抑畏視其色如在野然
居無何君遽有去志予止之曰君年方五十一
且資歷已深金緋在望蓋少需君曰吾世爲儒
家自先大父起鄉貢爲文學官先寺丞以勤儉
立家獲被恩命不自意復有今日吾何德以

山齋集

卷一

五

堪之古人謂祿豈須多妨滿則退止足之戒吾
自計亦審矣又奚需予愧於其言不復強旣而
疏入吏部以君志在恬退足勵臣節如例進秩
詔加光祿寺少卿致仕 陛辭日班行注視相
與嘆息其賢鄉人益羨慕以爲榮也授簡於予
俾舉贈之予因老氏止足之戒而求之易矣乾
之上九曰亢龍有悔戒其盈也小畜之上九曰
月幾望君子征凶戒其進也蓋往而復者天道
之常君子與時消息每於其幾而圖之進而至

於亢極則有悔矣若昧匪彭之占而蹈冥升之咎非善體易者也君所處殆謂是矣是可尚也謙而光損而有孚元吉然則天之祚於姚氏者固將未艾哉因書之以爲行贈

八閩人瑞壽序

允世之不可得常有者謂之瑞景星卿雲瑞于天器車醴泉瑞于地朱草丹鳳麒麟騶虞物之瑞人壽耄期則人之瑞也吾莆自開國以來士之登高第躋顯仕未有享年九十者今於郡

山齋集

卷十

六

伯蘭庭林公見之以莆仕國而度之七閩殆亦惟公一人而已庸非瑞邪菊月五日寔公誕辰公冢子員外郎應驄輩先期稱壽且徵予言竊嘗議公之壽有三曰天曰時曰世德陰陽網緼山川磅礴其渾淪醇樸之氣公獨鍾之而得之天者特厚皇極丕建斂福錫民公值熙洽之運應昌期而際於時者特盛林自儋州公暨鄭安人未建乃家足爲子孫憑藉至公再舉進士羣從子姓振振然繼起重緋疊組獨冠一時其

奕世載德又如足然公處是三者率由其道平
心率物坦洞無他腸闔門千餘指薰以太和以
迓延先美壯而仕民有生祠老而歸家無留橐
至厯優詔存恤庶無負於明時平生寡嗜
慾雖不事鍊氣脩形而頤養天和元精不鑿其
所受於天者以全故乃耳目聰明飲啖如少壯
祀先酬賓猶能以拜跪爲禮人望之如列仙然
此固公之所以壽也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
者如堵墻使公罔之裘揚觶言於衆曰幼壯孝

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者在此位也蓋去者半
處者半又使序點揚觶言曰好學不倦好禮不
變耄期稱道不亂者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公
其耆耄好禮者乎耄期稱道不亂者乎在聖人
之世猶難其人而况今乎是宜旣壽且康而爲
瑞於世也前十年某嘗以文壽公且謂之耄之
期當執筆以俟今其言果驗於耄將又不驗於
期乎敢用是壽公且每幸竊公之壽以自壽也
抑豈特區區一人已邪固姻族知舊諸士夫深

致祝願而欲並壽意也容復執筆以俟

序東山情話

歲嘉靖丁亥余與林翁翠庭輩九七人爲逸老會嘗繪圖肖其貌賦詩紀其事矣越六年壬辰林公省吾謝兩廣總制歸衆請之入會公援司馬氏故事以年未及辭旣丁內艱服除衆復強之公乃闢東山樵舍以爲旬月讌集之所余辱在姻婭時屢造焉每至則促膝欵語娓娓更僕不能盡嘗讀歸去來辭所謂悅親戚之情話非

山齋集

卷十

和於是圖東山之勝獨以余耦公用補前圖之缺將無珠玉在側覺我形穢者和公脩偉特達言議英發能面攻人過人憚之然一霎卽解他日遇其人談咲自若遇事盤錯直前負荷不瑣屑顧忌而斤刃之施悉中肯綮蓋有古豪傑之風世固有負才跖弛或失之疎公則動以繩墨自檢故歷宦所至有聲其在兩廣摧堅撫順勞伐尤至蓋公始筮仕以忤逆闕斥而復起及當柄任又以不能曲事權貴竟以母老乞歸朝

野深繫望馬其平生出處宦業所就大致如此
是豈區區迂陋之所敢擬然而流行坎止與時
消息而一丘一壑之樂垂老而偕遂幸竊附焉
圖成諸翁系以詩余序其槩敬以爲公壽且將
遺之子孫以爲他日世講地也

廬墓紀行序

廬墓非古也親喪寢苦枕塊立喪次於中門之
外未聞廬于墓也昔者孔子沒子貢反築室於
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後世廬墓其昉於此乎禮

山齋集

卷十

九

以義起固亦孔氏教與吾皇王氏自判簿再傳
而至驛宰君以耆年長厚重于鄉其子姓亦循
循敦謹號稱善門至美璞尤欲勵操節以自見
讀書考禮開塾授徒退而治滌隨以奉二親愉
愉如也方其母李氏病亟美璞百方救療欲祈
身代不可得泣且言曰母如不可諱請從于墓
三年以報母李氏頷之既卒遂治葬於蔡宅之
山廬其側三年逮今驛宰君卒美璞復欲往交
親慮其貧多阻之者美璞泣曰吾固可薄吾父

刑又廬于墓三年旦暮號慟聲震林野聞者哀
之余嘗造其廬時使人訊之其所居僅尋丈上
漏旁穿蓬蒿塞逕烈日嚴霜之酷厲盲風苦雨
之浸淫障霧侵加毒蛇猛獸蜿蜒號嘯於其側
意必有山川鬼神陰相而呵護之不然其能免
乎始時有一二童輩從之遊已而謝去躬執爨
無僮僕以代薪水而家之供餽或乏其窮悴淒
楚之狀又可勝道哉余嘗以白之郡縣而告之
人人時猶有矯俗邀名之譏嗚呼世固有親喪

山齋集

卷十

棄之淺土而之遠遊者矣高堂奧室帷帳綺麗
妃妾不離側者矣烹肥擊鮮相從讌集者矣顧
不彼之責而於此則揣摩索而訾議之何邪漢舉
孝廉唐以後孝友立傳吾莆若林檉郭義重皆
以孝旌至今雙闕巋然禮教旣衰民俗日下有
志慕古之士得如美璞者數十人相與振作之
不爲名教之一助乎余以是益歎美璞之難也
美璞撤廬將歸其居之鄰於墓者合若干人感
其志行請予紀之以言余惟美璞之盡孝鄉人

之慕善皆可書也遂書之以爲世之事親者勸
友泉宋君壽意序

友泉宋君良翰起鄉解釋褐爲潮陽令有惠政
具載王太史宜學所爲生祠記以不能曲媚取
怒上官適鄉宦陳某者恣橫無忌君力裁抑於
是二憾搆煽中君以危法卒賴公道得白歸遭
內艱甫服闋復以前事逮對于廣人尤危之卒
賴公道得益白計君居職僅五年而顛頓坎壈
者幾六年蓋至是君年六十一矣諸子壻方惟

山齋集

卷十

十一

忠夢升吳紹宗輩合圖爲壽以余子泓亦壻也
來請文余謝絕筆硯久矣念昔爲逆濠所構得
禍尤烈濠敗始白跡其所遭頗與君類豈非守
正易危直躬多忤要諸天道終不可誣也哉君
昔在非所幽憤無聊嘗著訴冤錄一編好事者
爲之刊布遂傳入京師君初意直欲自鳴其冤
而已陳旣落言職經營復入四讒亂國莫之誰
何有得君之訴冤錄者封進

上始悟其奸遣官覆按悉讎所錄罪當死曲貸

除名於是縉紳交慶不啻去一驩堦檮杌仰頌
聖明剛斷而君之名遂播於天下矣潮人惜君
去爲立生祠且市田入祠以供祀事夫世之都
顯宦者或竟碌碌無聞君職一令耳其所樹立
震耀朝野他日血食于潮與古之循吏并垂史
冊則君之壽於天地間何其久邪君曾祖澹翁
司訓以孝友起家父立齋僉憲醇深博雅卒官
廣東提學廣人祀于學宮濟美象賢代有故事
噫盛矣哉詩言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吾以觀之

山齋集

卷十

十二

宋氏尤信

壽西圃林翁八十冠帶序

古者民各食其力士食於學農食於野商食於
市工食於肆非其力不以食也是以伐檀之詩
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後世民失其職而家無
常業惰其四肢不昏作勞故弱者坐困强者櫻
人之所有而食之所謂無勞而獲爲身之灾而
能永其壽者亦鮮矣若吾中表兄西圃林翁孟
聲其殆古之民歟翁爲水南士族弱冠從厥考

徙仙遊家于縣西始事勾股既乃於城西樊圃
雜植桑柘椶櫚果樹若菜茹因號西園主人既
又市田數畝廛數區而勤力於其間取衣食僅
足而已既畢婚嫁飭其三子各治業而不受其
養寡嗜慾訥言語精神內蘊筋力弗衰厥配鄭
善治內皓首相隨諸姻族以翁明年壽八十九
有隱行宜受冠帶翁固讓衆強之力乃以是月
十有八日始生之旦拜 恩例且畫圖徵詩爲
壽余惟天保之章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若翁
是已夫祝嘏於君而必徵於民民之質君之化
也其和氣薰蒸永錫難老故曰堯舜之民多壽
余兄止齋長翁二歲余少翁十二歲幸皆康疆
如翁蓋皆幸生於熙洽之時也余故朝夕歌誦
友誓且推美其事以爲母家之慶

壽南屏余君七十序

莆望族稱鎮江余氏由饒州郡倅叔炫公起進
士歷官有聲至于今族裕以蕃其時處篤行克
紹前聞若南屏君其人也君少錄邑庠以母老

解學籍歸養嘗承 詔輸粟爲散官其提身刑
家睦于族利于鄉者難一二數而其所較著如
以族齒日繁而宗祠湫隘乃率衆圖遷捐金爲
之倡又以祭田歲入薄供祀或置復割腴田爲
之助於是祠聿興而祭以豐祖考顧歆舉族咸
蒙其惠可謂賢矣乎世之百慮經營以務植其
家其恠者粗衣糲食專爲篋笥之藏其侈者纍
山鑿池徒供耳目之玩稍涉義舉則一錢靳不
肯捨容有捐貲急誼如君之爲者乎且夫號爲

縉紳者官尊祿厚矣顧或靳是而君以布衣爲
之不其尤難矣乎昔魯人於僖公之脩廟也旣
頌之曰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則又祝之曰天錫
公純嘏眉壽保魯君今年七十矣其族人曰翁
之建是祠也殆擬諸新廟而純嘏眉壽天固錫
之以保吾宗也庸可無一言以祝頌乎君聞之
固讓且曰祠未畢工也廼議以來歲正月成禮
介其弟永受氏詣予請文予老廢鉛槧聞君高
誼不覺空谷足音之喜遂爲之執筆蓋將表君

以風夫鄉邑也

方氏重修族譜序

吾莆多舊族名賢唐猶草昧迨宋特盛林艾軒陳正獻蔡忠惠龔莊敏劉後村其最著也方氏代有聞人皆能以忠諫顯齋郎編修軫公其一也余每閱郡乘追慕前賢訪其後皆云流寓他省今得方君約之承其伯兄侍御君遺令持譜來會觀其枝葉衍蕃冠冕世濟始知編修公之後大昌而信天道之不誣矣當徽宗時蔡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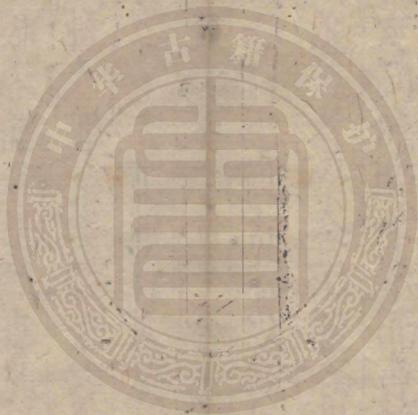
山齋集

卷十

十五

當國懷奸蔽主天下事日入於壞編修公以散曹疏其無將大罪凜凜數千言朱雲於禹張綱於冀忠憤殆未能若是烈也具獄僨死編管嶺南得禍尤酷晚而叙爲勤令貧不能歸遂家焉亦詎知傳世之久族大以昌如今日哉忠賢之報天於是定矣是譜所錄原系按莆譜如合契券昔黃山谷與會稽黃渥同出婺州七世以止失譜遂以年望合宗今鄞之方出於莆前人之叙述備矣予獨喜忠賢之有後且嘉約之以一

韋布間關數千里會族通譜能不忘厥始而故
家文獻自是益有徵矣



卷十

十六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記

立誠書院記

宋元時書院領於官賜額割田主以直學山長
迨我朝定制併歸于學而書院廢然文化日
盛士之鼓篋至者學舍不能容問所業曰科舉
文字爾矣而有志復古者欲倣程子學制別出

山齋集

卷十一

一

一爐鞴以陶成之限於制未能也兵部郎中后
峰黃君鞏粹質淵衷博覽羣籍尤究心濂洛考
亭遺緒感時進說奮不顧身以徇 君上之急

坐是罷歸一時海內傾向之正德庚辰侍御沈
君灼按莆矢諸士曰莆文獻舊矣而今士趣日
異豈導率之者非歟抑前輩之典刑日遠歟而
賢如后峰者無亦視爲東家立歟吾將爲之所
居數日有言上生僧寺可以講道者侍御欣然
立命有司卽其寺改爲立誠書院以處后峰俾

主教事后峰懇辭旣而復以僧寺非便更命有
司度寺西曠壤而昀剏焉於是郡丞李侯縉遷
置寺屋一區爲居業堂邑宰雷侯應龍前闢講
堂前後皆五間堂東西翼爲四齋屋凡十間郡
守馮侯馴會朝歸按觀嘆曰是門垣未備於制
弗稱迺作儀門三間門左右各爲屋二間以屬
之齋儀門之前爲道又前爲綽楔三間爲外門
繚以週垣門之外中規爲臺旁鑿兩池然皆隨
事擘畫斂不及民旣畢工以請后峰復辭曰是

山齋集

卷十一

二

院之成鞏不敢私願領於官而嘉與四方來學
共之請立石以垂諸後於是兩庠文學以郡守
之命來請記余惟聖人之道誠而已學之者所
以求至於誠而已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今之士彙知脩辭矣抑於誠立乎否也彼扶
裂經訓用飭筌蹄而蕩無繩檢其或繩行矩趨
立奇詭之行以驚世而跡與心異又或壯齒振
厲弗保厥終首尾衡決若二人出要之於誠何
如耶故必忠信以立本而謹獨以審其幾言必

有物而行必有恒庶幾誠立明通聖學之能事
具是矣是役也郡守經理之勤立名垂範之遠
固欲一洗俗學之陋於吾黨之士切有望焉夫
豈徒曰具觀而已哉

南湖鄭氏祠堂記

吾始祖太府卿露公與羣從莊公淑公自永泰
來居南湖莆之鄭自茲始其時莆人未知學迺
構湖山書堂以道學倡鄉之人化焉莆之學自
茲始傳三世敖公生五子鞏公居福州臯公前

山齋集

卷上

三

埭阜公後埭準公上塘肇公桃源以名皆從一
號五垂針各別爲宗肇公官刺史生倉曹公楨
楨生瑄公當陳洪進時立砦保境號靜邊都宋
藝祖登極率衆歎附授靜邊都統帥歿因廟食
其地其事載之家乘及宋郡志所謂仁暢爲使
者公長子也終宋之世桃源衣冠最盛厥後蹂
於寇子孫散處其轉徙入城者岳與今同知公
奇御史洛書是已往歲偕訪桃源故址歷歷可
識都統廟已圯刺史以下墓多墟宋志所書溫

湯池故在也退而太息聚族謀之吾伯氏囑曰
桃源荒遠展謁維艱維廣化寺爲吾祖露公所
捨地寺故有祠前後埭子孫歲三謁祠桃源昔
以地遠故不預今若卽南湖別剏一祠揭虔妥
靈予以合族於禮爲宜迺相西塔院右偏應聖
庵廢址背阜隆然右岡迤邐前抱坐見山椒佳
木蒼鬱堪輿家以爲勝購之僧定潛等要約歸
我迺盡撤古屋僦工庀材中爲宗湖堂界其後
爲寢左右爲廳廳後界爲房旁爲厦右覆之前

爲厨前爲庭繚以週垣中爲門外爲甬路爲券
門前通橫徑折而東出爲外門與山門並棟宇
堅整庭戶疏豁稱其地焉寢安神座中列四龕
以祀露公肇公楨公瑄公嚴所始也左爲二龕
祔以吾先考大理府君城公公奇先考訓導典
公右一龕祀洛書先考教諭祥公重所親也知
所始則敬心生知所親則愛心生萃渙合離百
代如見方議置祭田以歲正冬至而致祭焉昔
程伊川論禮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

疑其近禘然猶取其言以爲世訓蓋不立始祖
無以合族莆世族皆行之古者盛德必百世祀
吾祖倡學式克至今日休德莫盛焉鄉賢旣秩
首祀爲子孫者顧可以遠而忘之耶况茲南湖
又公倡學地卽是役也費出三家吾伯仲處其
半郡丞南海李侯翺捐俸助役典租以充香燈
俾僧徒一人主之崇德象賢以風于一郡者亦
於是乎在其建造年月寔維 皇明嘉靖十年
辛卯春二月始工越秋七月告成謹記

山齋集

卷十一

五

興化府遷建司獄司記

國初興化府治改爲衛廼徙今治於城西南隅
而獄司仍舊治之左歷政因之正德丙子岳池
馮侯馴由地官來守銳於舉職視政之利弊立
罷行之而尤慎於獄嘆曰今部院司府之獄皆
附治所茲獨去數百武防檢惟艱出入縱閉吏
卒得乾沒爲利叫號痛毒耳目弗逮何以寄民
命政之敝莫急於是爰度府儀門外欽恤館之
東撤總舖斥吏舍遷置獄司爲宜遂以白之巡

按御史程公昌報曰可於是界其地爲四區比南其屋首爲官吏廨舍次官及女囚又次輕囚又東其屋以處重囚溝道週環樓檻中峙備巡瞭也區各爲門爲庭爲井爲圃舒煩鬱也庀工度財而移其舊之未壞者擘畫精勾較嚴僅費白金二百三十餘兩始委事於前府推傅侯朝曰理吾職也府丞李侯縉贊其始今府推朱侯龔飾其成而莆田縣尹雷侯應龍寔相斯役以丁丑六月始工歲終告成僉謂是舉也繫於政

不可無紀兩庠文學謁余請文以督工義官曾良寶具事狀夫物羣而爭爭而訟允約束矢坐嘉石者繫以待訊然濫逮滯禁舉室廢業度日如年甚而不幸有瘦死者故有畫地不入之誠而謂智者以囹圄爲福堂豈理也哉易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慎則無濫不留獄則無滯民之命其瘳乎岳不佞記是役也敢以是爲典獄者告

莆三面皆山東際海去郡治廿餘里曰寧海谿
澗會歸潮汐奔突爲上下諸郡要津元僧越浦
始募緣駕海爲橋未幾而圯國朝洪武間別
駕徐侯則敬復命僧湘江踵故事分徒遠募十
年乃成橋爲門十有五長爲丈八十有二廣二
丈高視廣差縮規制宏壯利於是爲永弘治戊
午夏北二門圯郡守陳侯效措千二百金脩之
嘉靖辛卯秋風雨潮漲並激中二門又圯趾遂
陷爲深淵梁之權者十有二道路旣阻舟楫恒

罹傾覆之慘癸巳冬揭陽月溪黃侯來守詢而
憂之曰是當在余乃往相度物材命能示以期
日授成于主簿唐敷河泊黃唐簡民之幹而耆
者十一人各授以事實豎石二百餘艘于陷乃
聯巨材爲趾疊石爲柱作巨舟乘秋高潮溢次
第登石之長四丈二尺廣與厚皆三尺許者爲
梁翼以扶欄南北設關以備警始事今甲午四
月六日訖工九月之望凡爲日二百五十而奇
金五百七十而奇遠近來觀咸異其工之鉅費

之省而成之速意若有神助焉者韋翰樞士樸余
求受輩相率請記予曰夫濟大事以人世必有
李冰而後有七星有杜預而後有富平有君謨
而後有萬安苟有利民之心利一時功一人且
爲之況濟之衆而利之遠者乎然必主之以識
見運之以材畧成之以剛毅否則緩急失宜猷
謀莫副先事而怠畏難而阻者多矣惟侯剛明
廉介斷之獨而行之果區畫精詳不遺尺寸往
來勞來日靡憚勞與遊浪長堤並舉而奏功也

山齋集

卷十一

固宜侯名一道字唯夫起家辛巳進士尚書戶
部郎中嘗司部章奏及軍國重事故爲政而急
先務如此相其成者郡丞譚侯鎧別駕施侯繼
祖節推雷侯禮莆尹陶侯謨

重脩三橋記

由郡城東出直抵吉了莆禧諸濱海處其塗所
經絕溝而梁者有何家橋中渠橋石溪橋先後
圯壞歲久弗克治往來病焉嘉靖八年己丑春
余以告郡倅廬江王侯萬年郡推保昌郭侯繁

二侯慨然議分治之於是王侯治中梁郭侯治石溪視橋柱之壞者完之薄者培之庠者增之梁之斷者易之墜于水者升之越六月中渠橋成七月石溪橋成橋之東有亭歲久蠹蝕且墜余盡撤而新之惟何家橋未脩郡守葉侯觀曰我其成之更檄吳丞珦督脩如前法越次年九月功亦成堅緻壯整經久是圖稽厥費何家橋二十餘金中渠橋半之石溪橋并亭四十餘金然皆隨事擘畫財不出於官庀徒卽工勞不及於衆顧其役若不甚鉅而成之獨難焉嗟夫古之人勤已而務博施苟有利物必力成之而况近在一鄉乎使皆避興事之謗專爲身圖則天下之事無可爲者矣歲月寢遠事跡易湮庸追述其槩以誌

廣元教諭黃先生祠堂記

莆黃先生之教諭廣元也法嚴而信教專而勤道立而人化之又戴之又思之則又尸之學祀之寓無已之託見先生之功之末由益也方是

時先生去廣元久故山坏壤栖斷烟冪荒棘閱
有許多春秋講堂黌舍已易舊址先生不可作
先生故祠有司畧弗舉經生學子熟陶冶以出
少者嗣學籍無復舊時門下然第相師承取青
紫無能外先生以爲明式則先生之功未由忘
戴且思未之能已也廼因當道詣學而羣訴之
于是叅議喬君縉爲立祠御史曾君祿爲立石
布政使周君瑛爲之記其又未之能已也則
羣訴之于是御史俞君諫爲立石僉事陳

憲爲求記於岳刻之嗚呼物之成廢弛復
得而知人心者無可得而強也有可爲之勢
無所可恃之實則離宮章華飛廉挂觀竟化爲
殘甍斷礎埃塏莽蒼之墟况以盈丈之祠久就
淪落欲厚望其復之今無難耶前主是教席與
後是代至者予不知幾人無聞干位與旣去而
忘爵里姓名者宜多矣有謀所以祠與記之復
如此耶是可見先生之澤系屬人心如是深以
固也昔蜀未知學文翁化之故蜀人祀文翁至

今胡安定教授蘇湖敦尚實學太學取其法爲
法故亦記于湖不廢然則廣元之祀先生殆將
斯學相始終無窮也先生名謨字聲叔行實俱
載周君記今戶部員外郎顛有風望克世家學
先生孫云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莆田山齋鄭岳撰

曾孫 炫編梓

記

山翁樂丘記

壺山莆巨望也余嘗陟其巔窮其脉絡其山自西南來近百數十里分為三支其一支北行至木蘭陂而止一支東行突起兩峰狀類壺故名壺山東為梅花山下為梅隴其一支繞出壺之

山齋集

卷三

一

背由柯山為五侯為文峰由石牛為石巖紫泥菩提嶼尾過穀城其水流出山背為磨坑循兩溪下新塘與木蘭之溝會其大勢如是余謝事歸將營一丘自老錦衣徐君元道舊識也善地里一日告余曰梅隴林氏居址可卜也林舊姓中微其地已瓜分僅存古屋一區與以厚直俾徙去屋後為平壠由梅花一脉再起再伏蜿蜒而下其勢專其形厚再起頂而落穴焉坐辛向乙穴之後方若展屏而壺峰尖員高出其上左

右連峰夾護而左山直趨新塘與前嶴尾石巖
諸山聯絡廻抱其凹處五侯突出與壺峰對峙
而文峰穀城亦間出焉其下皆稻田溪水環流
又界脉一小溪詰曲流與前溪合溪久淤今設
斗門因濬而闢之以通舟楫水口堆土爲羅星
築長埂遷里社於其上山前後售于他姓者盡
復之幅員可六十餘畝於是築墓凡二竈去穴
二丈許甃石爲祭臺爲庭旁列石器前爲明堂
爲三門門左右爲屋前後各三楹左爲祠右寓

山齋集

卷三

二

守墓之僕又前爲甬道界墻路仍南出爲重門
表以石扁曰山翁樂丘其外復纍細石爲週垣
開池瀦水取土補山其平處爲田爲園樹有松
榕果有員荔及他雜植難以數計環蔭翕鬱皆
百餘年物也其始有力者屢圖弗就余偶得之
豈造物者固有待歟或曰子城居頗隘而務廣
其壘無殆非所急乎余曰然莆自唐宋以來名
公卿大夫貴顯一時今訪其故居漫不可得惟
墟墓纍然獨存至今展掃不廢其或胤嗣微弱

弗振詔書每下勅有司葺治禁其樵牧則居與墓也孰永且五落跡茲山以息以遊生爲別業死爲永宅又奚往非居和問者語塞因備述其事錄梓而碑于門之右以爲山翁樂丘記

桃源謁廟記

桃源去郡城東北六十里許自吾始祖太府卿露公居南湖四傳至唐刺史肇公暨子倉曹楨公徙其地再傳瑄公丁五季之亂立砦保境宋藝祖開基率衆歛附勅受靜邊都統帥子仁暢

山齋集

卷十二

三

公左兵馬使仁錫公兵馬副使都統公歿廟食其土著靈異焉其事載之家譜及宋郡志所謂靜邊都是已自後簪組相承登科甲者四人中特科者六人其他請曹試由諸科進者十餘人蓋嘗盛矣元季寇發子孫散徙各聚爲族而其地遂墟相傳福州之上鄭航頭莆之涵江望江諸鄭皆是出也地隔譜逸未暇遍考其在城中則今御史啓範同知士望及予三家而已予家自先侍御公脩以求遷蒲坂先理卿府君復遷

入城啓範八世祖提舉朝公以元季遷士望曾
祖慎思公以國初遷予高叔祖貢士公廣曾
叔祖通判公有傳洎啓範曾叔祖訓導公容進
士公華士望祖教諭公重光伯教諭公敏皆嘗
詣桃源展謁祠墓予懷是念久矣旣謝事家居
而啓範丁厥考教諭善卿憂士望以遷官歸省
其父訓導文學一時良聚遂約偕行以是月六
日丁未晨出拱辰門暮宿江口張生思程家明
日由館後經故廟凡四渡溪并山行二十餘里

山齋集

卷十一

四

連峰疊巘磔硤多石間無人居旣至則山皆圓
曼環峙沿溪盡墾爲田荒墟一簇喬木合抱問
之土人曰此鄭故居也披草視之階礎宛然稍
遠則草樹蒙翳不敢深入歷溪阪詰曲度水覓
都統舊廟傾圮已久但存故迹耳土人草構小
屋塑二像於中陋甚不稱神棲乃以茅藉牲祇
薦祀事徘徊久之循廟側越田埂有泉出地上
瀦而爲池其清可鑑其溫可浴宋志所謂溫泉
是已上人指其上有墟墓譜稱刺史公葬於廟

側及倉曹都統兵馬諸墓相去不數里皆未及披尋暝色匆匆僕夫促返夜一鼓始至江口鄭善端家吾族也子姓誦誦猶有故家舊習次日士望北去予與啓範歸因而嘆曰是地之勝以桃源名復以洞名豈神仙家所謂小有洞天和豈以宅幽勢阻易於避亂如古之武陵和然盛於宋衰於元之季盛則聚衰則散散之久久又將復興而有數行於其間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數之復其在今之時乎顧今脩墓立廟役甚鉅當以漸而圖之因畧紀山川形勝所經命工爲圖標志歲月家藏一軸用貽後人俾毋忘其所始

逸老會圖記

合逸老七人爲圖并坐聽琴者林翁翠庭吳翁臨淵也據案撫琴者林翁頤晦也稍下坐則爲宋翁友泉若林翁他石寒谷對展詩卷讀之榻筆伸紙若締思者余山齋也衣巾古雅鬚髮蒼白徜徉於山雲水石間所謂大塊逸我以老者

非刑始余數人者倦遊而歸將如香山睢陽者
英故事結社爲樂而人事離合不齊嘉靖丁亥
冬余僭爲首會賦詩招致于梅峰別業合席列
坐般不過五味菜果羹脯不限酒五七行客不
飲亦不強示直率也自是率爲定規以次舉行
既歷平綠溪閣流泉南山諸勝處復嘆曰莆名
山南有壺公北有陳屈紫霄古囊遠不過二三
舍吾儕老且死不一至其處亦太俗矣於是遍
遊諸山登高望遠復得大觀維時李翁壺塘聞

山齋集

卷十三

六

而羨之以居遠間一預焉且嘗招白塘之遊已
丑翠庭有大理卿 召命懇辭不赴而寒谷適
致仕歸預焉因念唐宋諸賢之爲會也圖形繪
象詩文傳布至今吾莆勝國時吳四輔方特舉
輩爲壺山文會其詩亦有存者今茲之會漫無
紀述可乎於是取累會之詩銓次成帙且命工
爲是圖以齒最後者宜受役爲記余不得辭爰
考香山耆英諸老年多八九十以上其次亦滿
七十獨司馬溫公以年六十四援狄兼暮例入

會者年碩德繫望一時今推翠庭年七十五臨淵頽晦皆六十七友臬他石皆六十五寒谷六十四余年六十三耳幸皆康疆無恙未知來日之壽視昔人何如壽及矣而德或愧焉非所尚已余不敢望溫公而諸翁亦豈能無意於白杜文富諸人矣乎幸際清時天開壽域吾人所以圖報答者道固在是易不爲大耋之嗟衛武公既耄猶箴警於國夫老成典刑風教之助也然則今日豈徒讌遊爲邪幸圖其終以毋忘規勸

山齋集

卷三

七

雲渠記

漢留侯遇老人於圯上其地去莆遠甚莆有山曰穀城地曰黃石何耶山如覆釜巖石奇壯環其下屋居鱗次士多業儒其幽人雅士亦各開家塾結塗社文物爾雅甲諸鄉井故昔之好事者因以仙境名之也陳君宜中世居書街代有聞人君於聲華勢利恬如也於所居之左得一區繚以週垣雜蒔花果中鑿方渠以蓄水泓涵澄澈時有雲影卷舒往來於其間與水光相

爲映射君樂之迺面渠爲軒扁之曰雲渠因別
以自號云軒之前爲亭半臨渠上操棊彈棋時
扣檻而歌曰渠之水兮漣漪漾白雲兮堆玻璃
浮光下上兮鑑鬚眉蒲苻青青兮魚可鱸吾將
樂此兮皓首以爲期於簪纓乎亦何之歌竟引
滿大酌旣醉不知天壤間何樂可以易此也客
有遊者亦屬而和之其子婿王生懋咸請爲之
記夫雲陰陽之氣也山巔水滙悠揚自適而與
幽人雅士興致頗類故悅而玩之而託於雲以
山齋集 卷十一

終老焉易小畜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夫雲能
成雨者也居不得位則不能及物其九五之爻
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隣然則渠之雲亦將有施
乎請以是廣君之志其有待於後人耶余每慕
君高風暇日陟穀城訪松隱而求艾軒先生東
井講道之處尚欲於雲渠寓目焉君其淪茗以
俟

瞻華臺記

梅墅方君茂卿治壽藏于九華山之南麓曰歸

全背紫霄而面八壺列亭榭置花石延納幽勝
詳且見素記之矣維真寄亭東數武有地隆然
其高可隱君時陟其上望九華作而思曰是山
之坳先大夫質菴公立隴在焉曾幾何時松楸
翁鬱荒烟宿墓將無狐兔窟穴樵兒牧豎躑躅
而嘯歌乎於是悽然悲潛然而淚下也廼因茲
丘加土而環甃以石廣二尋袤三廣之二立石
表之曰瞻華臺以伯氏松厓之命屬予書于石
之陰夫九華雄峙坡坳下屬隱隱而起爲歸全
山齊集

卷二

九

歸全固九華之支也若吾身者非親之支乎山
行數里迴復眷顧若不忘於其始矧人靈於物
顧於親而忘之耶故古之君子儼然見於其位
而肅然愾然若接其形聲固弗忘也况於丘隴
體魄之藏繫屬尤重其又忍忘之邪魏鄭公獻
陵之對一言悟主君之爲是蓋得鄭公之遺意
大而顯親次弗辱凡以慰親之心於地下者將
無感於是臺乎松厓孝友天至將無同是感乎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是臺卜之矣併書之以詔

後之人

三峰亭記

陳生文瑞於所居之北得隙地焉蓋亭鑿池種
置花石色色可喜披經史于亭中日從事焉而
挹九華左顧梅峰右盼烏石得三峰之勝因以
名亭且別其號也夫以城居闡闔屋宇鱗次偶
見一峰爭誇詡以爲奇以茲亭尋丈之地盡攬
三峰而有之亦罕矣以予號山齋固知夫山者
請爲之記夫山爲艮之象是於易者詳矣山上

山齋集

卷十三

有澤咸山下有澤損山下出泉蒙地中有山謙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觀於山有契焉必懲忿窒
慾以致其損果行育德以破其蒙承之以謙受
之以咸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之則於山得所
助矣且遊息藏脩皆古人所謂學也焚膏繼晷
日佔畢於汗蠹之餘苦其拘閔而難入而強焉
以求之於我無得也惟優游容與以靜觀造化
之妙默焉而悟嗒焉而忘則物皆我也若九華
之雄峙梅峰之蜿蜒烏石之礫礫起伏異勢向

背異宜屹然不見其運用之迹然而寒暑陰晴
晨夕變態日相尋於無窮蒸氣成雲觸石而雨
其澤物之功亦豈少哉夫惟會之於心無爲形
迹之拘且夫靜之體泯其用之迹吾儒之學具
是矣若徒飾亭榭以爲懷奇之觀將不免於玩
物喪志之累矣夫其慎所從焉

建巡海道碑記

閩東南際大海

國初倭寇內侵環海要害地

立衛若所若水寨棋錯星列所以備禦之者其

山齋集

卷十二

十一

制甚嚴厥後倭寇寢熄濱海惡少駕大舶出入
風濤中遠通番國近掠商舟而海島居民時罹
其害 朝廷以爲憂廼簡憲臣授 璽書往淮

之專其任也然憲臣率寓總司歲一再巡歷猝

有警文檄往來動淹旬日嘉靖庚寅都憲淮陽

胡公重器奉 命巡視閩浙其秋抵漳閱兵弭

盜謂憲副四明謝公汝儀曰漳爲盜之根抵而

遙制于省城非便若巡海職也其開署于漳親

臨調度庶克有濟謝公曰然謹奉職以從於是

胡公旣以聞諸 朝卽命漳守陸君金曰若爲
營巡海分司務俾壯觀用寧厥居其費出公帑
勿它斂通判陳必升宜相其役廼度地于城東
得鎮撫司舊址且復其旁侵地幅員可十餘畝
以是冬十一月肇工廼建正堂建後堂堂各五
楹規制宏敞以出政也中聯以穿堂左右翼以
廂房憲史居之堂之前爲月臺爲甬道中爲儀
門列左右爲舍以宿隸兵外爲外門列左右爲
舍以處書椽以宿機快門之外列左右爲館以

處官屬之有事候謁者立綽楔于前曰控制全
閩又前界以屏墻月臺之左別爲門以通燕處
前堂後寢翼以東西廳前東爲樓外爲門爲垣
規制差殺以退休也月臺之右別爲門以通射
圃其後並爲崇樓十有二楹曰鎮寧樓觀德圖
事亦於是乎在庖湍圃所各有位置而綽以周
垣越明年閏六月工告成堅礎隆棟高門夷庭
樓觀轟轟階序秩秩周阿峻整丹雘輝煥觀者
以分司鉅麗實甲閩中其規畫形制皆受指于

謝公而後定迺授簡具圖走价干莆請記予老
廢鉛槧謝不敏既閱圖作而嘆曰昔馬總節度
嶺南也大拓饗軍之堂李衛公之鎮蜀也高構
籌邊之樓今茲分司實具二美是可書也且以
漳爲盜區托重憲臣以專制之威聲震疊羣狡
消沮則泉興二郡首得按堵無事矣二公相繼
備兵漳南熟知地利故能處置得宜而重繫一
方保障如是尤可書也胡公宏才宿望今改江
西巡撫謝公以殊異被特荐卽擢雲南大叅以
去然茲役也二公實致其勤且將爲經久之圖
嗣是居者尚無忘其所始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碑

吳長官廟脩祀碑

莆水利南稱李長者北稱吳長官長官名興唐建中時人性慷慨嗜義前時故興化縣諸水東流滙于延壽溪出杜塘趨海長官旣媵海爲田廼於杜塘築長隄遏大流南入沙塘阪醜之爲

山齋集

卷三

溝殺之爲泄以灌北洋之田約二千餘頃時有蛟爲孽長官誓衆持刀入水斬蛟卒與蛟俱斃鄉人廟而祀之宋封爲義勇侯於戲長官不階寸柄奮農畝興大利而以身殉焉較之冥勤其官而水死烈又過之古者水庸田祖皆有祭祭法能捍大患則祀之長官廟於唐封於宋歷元至今五百餘禩而祀廢弗舉庸非郡之曠典與今年春侍御李君元陽按莆兩庠諸生具以事白檄郡丞譚侯鎰覈實乃命所司歲舉一祭禮

如李長者廟譚侯方與郡推沈侯鑿圖飾廟宇
以嚴祀事適郡守吳侯達朝正還式脩其役謂
予嘗贊是舉且肇祀伊始宜有以詔諸後迺稽
郡乘謹書其槩而系以詞曰若有人兮江之湄
含靈氣兮耀奇姿捐家貲兮千億堰溪流兮成
陂何怪物兮爲祟赴滄波兮手刃妖螭變斥滷
爲膏壤兮粳稻離離閱百千祀兮民食其遺廟
雜叢祠兮祭久隳泯茲佳辰兮郡侯蒞之堂庶
旣飾兮殺核維時靈其偃蹇兮芬菲穆將下兮

山齋集

卷十二

二

逶迤駕龍輶兮建雲旗慰我民兮不嘖以嘻

郡守黃侯脩築石隄碑

昔賢治蹟若召埭常隄可考也維莆自唐觀察
使裴次元長官吳興始隄海爲田延袤數百里
若遮浪東角尤當海濤勅敵歲吞噬以爲民患
揭陽黃侯一道來守嘆曰搏柔土以抗狂濤非
計也於是殫慮區畫白其事于巡按方君涯報
曰可侯迺於遮浪築四石磯外楨松木實以亂
石數百艘以殺潮勢迺傳隄壘石高九尺長一

千四百餘丈橫亘屹立勢若長城計用石十倍
其長之數若木灰徒傭費甚夥給公帑不滿百
金稅畝以助之且多措置罰贖簡能授算以去
歲五月始工越八月告成於戲侯於茲役固一
郡之大計也嘗聞洪武永樂間隄兩決矣其時
白浪直趨壺山下草木盡死其後積歲脩治苟
安目前卒未有計經久議用石者鎮定坤維消
弭海禍若侯可謂不世之功矣侯剛果敏達勞
心勤民郡無遺便此特其大爾兩鄉之民議立

山齋集

卷三

三

生祠祀侯取埭田十畝以充香燈且礮石豎碑
用紀厥績侯旣去郡郡丞譚侯鎰終其役余廼
追述其槩刻之碑系以詞曰粵惟遷史河渠有
書循吏繼作水利是圖召埭城北常隄江西眷
茲捍海功寔與齊狂飈鼓浪長城屹如奠居衽
席沃壤秔稌昭揭駿功廟貌翼翼望洋興思永
世無斁

增脩艾軒林先生墓域碑

艾軒林先生宋南渡大儒其道德問學風節載

諸國史郡乘可攷也同時若朱晦翁過莆聞其
說道理精細爲之踴躍忘寐其在後省封駁謝
廓然詞頭呂東萊曰此舉過江以來未有也平
生保認此老不虛矣其與朱呂陸象山俱以道
學倡東南而艾軒年最高稱南夫子云若夫文
逼檀弓詩兼蘇黃迺其餘事耳官終工部侍郎
謚文節先生晚歲講道城南因家焉其卒也郡
爲立祠有師儒坊今遺跡蔓沒獨墟墓纍然道
左前分巡僉事林君克賢提學副使邵君銳知

山齋集

卷三

四

縣雷君應龍相繼脩治復田豎表然歲久復圯
海虞陳君迺由名御史再轉閩臺貞操敏識雅
志古人一日按節過墓下旣展謁躊躇者久之
顧謂知縣陶謨曰先賢墳墓荒穢如是不可不
亟治陶子曰諾迺於墓前構亭一區君以爲表
崇未備爰達之察院白君賁白君喜曰此風教
首務也悉如議爲之於是檄陶子增闢墓道繚
以週垣樹之松栢而封域式完又念無以彰往
行以詔來進俾增飾是亭而刻之碑猥以文見

屬於戲莆稱文獻舊矣然道南一脉寔自艾軒
啓之至于今遺澤未斬惟道在人心曠世相感
君子見墟墓則哀心生况於賢者之藏乎嘗聞
過董仲舒之墓者必下馬致敬恭艾軒其仲舒之
流乎朱晦翁守南康訪劉凝之之墓爲立門垣
君得無晦翁之意歟其風聲振激將必有感而
興者矣岳忝鄉國晚生乘茲盛舉亦安得以謏
陋自委斬一辭以紀成蹟

蒲坂興造碑

山齋集

卷十三

五

蒲坂舊爲南洋奧區壺山南峙蘭水西下沙溝
折北而東分一支逆注坂中昔人嘗引沙溝而
合之未能也又嘗於坂之東北隅爲橋垂成而
廢於橋之右爲佛刹久而圯於是襟壅背虧民
居弗寧人文亦幾乎熄矣鄉族父老患之致厚
屬於余勸寘之懷嘉靖四年秋余謝事歸適高
安傅侯朝晉丞吾郡爰告以是侯慨然曰水利
橋梁有司職也廼議市田率里人鑿渠橫亘百
二十餘丈引沙溝達諸坂中轉而東注而溝成

迺卽橋之舊址纍石橫梁改塗東出而橋成迺
又卽佛刹舊址爲屋四楹以祀土穀二神旁祀
他神前闢爲門後棲巫祝且聚土植木而社又
成傳侯躬蒞督率擘畫五十金江丞守八金助
費溝橋余終其允役里人樂其成礱石請記夫
以百千年墜廢畢舉於今固有握其機而綱維
之而人事之脩適應其會豈非數之然歟紀茲
役之成弁系以詩曰繫茲蒲坂寔惟水鄉東醜
一渠直注中央西望沙溝阡陌微茫決而通之
山齋集

卷三

六

其流泱泱前繞東滙溢以鉅梁濁流爲清可飲
可湘渠道不紆以舟以航卽橋爲閘旱不能傷
維社有神保障一方旣奠厥棲降福穰穰百千
年來墜廢畢張彤勝改觀人文發祥睠茲溼澤
苟其敢忘劓辭珉石式垂無疆

孝廉陳先生祠堂碑銘

正德丙子冬監察御史如賓陳先生卒維時巡
按御史王君應鵬具事行以聞 詔以孝廉立
坊列祀鄉賢仍優卹其家王君復別給百五十

金爲立祠費至是祠成其友山齋鄭岳爲之記
曰先生諱茂烈字時周先世浙之瑞安人由軍
功注興化衛總旗居梅峰先生幼有至性痛失
怙奉母太孺人張氏貧苦相安勵志力學舉弘
治丙辰進士節推言安俗健訟先生弛敲朴動
以至誠訟者皆往往輸情以去以最徵爲御史
疏糾尚書縱子受賕及道士不宜爲尚書者風
裁隱然念母老乞歸終養九十餘年安貧守道
不干人以私臺省交薦 詔改晉江學諭以便

山齋集

卷十三

七

養親辭不拜復 詔給月米三石以資孝養又
辭不允及是卒 特加卹典皆異數也先生天

資近道務爲向裏之學嘗作省克錄以自考奉
使廣東謁陳石齋得聞靜一之說晚年造養益
深有得卽書作靜思錄玩心虛明操節堅苦而
槩以孝廉稱非其至也始林見素與余議別卜
地立祠竟弗就旣而林公亦卒余思祠之墜也
迺相厥居屋後餘地考卜形勝指授嗣子遠揚
構屋五楹中廳事左右爲房爲廡前爲抱廳門

中出路折東行適巡按御史聶君豹至助二十
餘金廼立明坊遠揚復於廳事後構數楹爲私
居而祠益完余惟先生於鄉賢忠孝二祠皆列
祀於官矣茲則孝廉專祠而俾其子孫主之崇
德象賢垂風聲於無已固於是乎在謹書其事
而系以詞曰漢制近古策舉孝廉州郡鮮應其
選尤嚴迨隋設科士以文取浮華是競蕩無繩
矩吁嗟如賓天性是敦約身勵行冰寒玉溫體
玩既深充養益粹艾軒復齋遺響未墜仕不違
親貴而能貧名教巨防帝念純臣生給祿養
沒優卹典憲臣表章廟祀式顯棟宇翼翼籩豆
維馨揭虔妥靈永垂典刑

書烏門黃氏碑陰

維茲鳳凰山右麓爲烏門黃氏直庵易庵父子
之墓林司寇見素旣爲誌銘納諸幽矣易庵之
配鄭宜人復念門戶弗振墓久或堙不可以無
表識余爲題其氏里位號于碑且撮其事行大
畧勒諸陰曰維黃有諱諛者教授廣元得師道

生直庵諱綱字廷立以子顥貴再受封其爲人
洒洒樂易少不詘於貧晚不張於勢坦澗無他
腸顥字伯望號易庵弘治庚戌進士爲戶部屬
沉毅內植周司徒經季掌章奏釐革蠹弊部爲
改觀有戚畹得賜第請更造者君抗疏止之曰
臣爲 朝廷惜法爲國家惜財且爲張家惜福
也 朝論韙其言擢守肇慶鋤強植弱濬黃桐
之溝革中官市布之擾郡多盜議征君嚴捕斃
于獄卒不煩大兵御史欲行其私君持不可啣

山齋集

卷三

九

之嚮披其治盜大酷卒得白復補武昌治蹟益
章轉廣東左叅政以卒僅一子應軫天以宗人
之子也 似嗚呼黃自廣元世有積德至易庵始
大器局端凝有識斷人咸器以公輔竟止於是
而祗且中絕天之道非抑所值之數適然天
固不能違和雖然生無愧色而沒有令名其天
道之終定乎吾故揭而書之俾後之人 過而式
曰是爲黃氏之阡



